

論大法官適用「重大明顯瑕疵」理論 作為違憲審查基準之根據與發展

陳春生*

目 次

- 壹、前言
- 貳、「重大明顯瑕疵」理論之意涵
- 參、「重大明顯瑕疵」理論作為違憲審查基準之根據
 - 一、我國我國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一條之立法理由
 - 二、德國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四條
 - 三、「重大明顯瑕疵」理論作為違憲審查基準之根據
- 肆、「重大明顯瑕疵」理論作為違憲審查基準之發展
 - 一、大法官關於重大明顯瑕疵之解釋
 - 二、重大明顯瑕疵之類型
 - 三、重大明顯瑕疵審查基準聯結因瑕疵程度不同，而產生不同效力
 - 四、作為違憲審查基準之重大明顯瑕疵理論之定位
 - 五、重大明顯瑕疵之適用與比例原則
 - 六、重大明顯瑕疵理論用於違憲審查之評述
- 肆、結語

*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兼任教授

壹、前言

大法官從釋字第342號解釋(民國83年4月8日)始至733號解釋為止，以重大明顯瑕疵作為違憲審查基準者，共有六號解釋，可分成兩種類型觀察，一是姑稱為「憲法中具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成立之基礎」型，即釋字第342號、419號、499號、520號屬之；另一是「對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已涉及本質內容而逾越必要程度」型，釋字第618號及712號解釋屬之。此一「重大明顯瑕疵」之審查基準，很顯然來自於公法上行政處分效力問題之判斷基準，即如我國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一條所定，無效之行政處分，係指該條各款情況，其中第七款規定，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無效。大法官將公法上關於行政處分無效之判斷基準，適用於憲法位階作為憲審查基準之根據，法理上是否容許？若可，其法理根據為何？而若法理上肯定此一理論得作為違憲審查基準，則大法官對此一理論之適用是否有其發展脈絡可遵循等問題，是本論文論述之重心。以下分述之。

貳、「重大明顯瑕疵」理論之意涵

司法院大法官有關重大明顯瑕疵理論¹之適用，係針對國家機關²之憲法上行為³之瑕疵，而判斷其是否違憲及其效力之

¹ 618號與本號解釋則稱明顯重大瑕疵。

² 國家機關之用語乃基於憲法有「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第五十三條)、「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第六十二條)、「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第七十七條)、「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第八十三條)、及「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第九十條)等用語，故亦援用之。國家機關行為包括行政院、立法院、總統與(過去)國民大會行使職權之行為，司法院、考試院與監察院亦包括在內。

³ 此即419號解釋所稱「憲法上行為是否違憲與其他公法上行為是否違法，性質相類。」

基準的理論。即國家機關之憲法上行為之瑕疵，若未達到重大明顯瑕疵之程度者，則視瑕疵之具體態樣，分別定其法律上效果。此即大法官所謂「憲法上行為是否違憲與其他公法上行為是否違法，性質相類。公法上行為之當然違法致自始不生效力者，須其瑕疵已達重大而明顯之程度（學理上稱為Gravitaets-bzw.Evidenztheorie）始屬相當，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者，則視瑕疵之具體態樣，分別定其法律上效果。」⁴而依大法官之見解，所謂「重大」係指違背憲法之基本原則，諸如國民主權、權力分立、地方自治團體之制度保障，或對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已涉及本質內容而逾越必要程度等而言；而所謂「明顯」係指從任何角度觀察皆無疑義或並無有意義之爭論存在⁵。換言之，國家機關之憲法上行為之效力，包含合憲有效、有重大明顯瑕疵而違憲無效、雖無重大明顯瑕疵，但因瑕疵程度不同而有「與憲法不符但未宣告無效」、「違憲但在一定期間之後失效」、尚屬合憲但告誡有關機關有轉變為違憲之虞，並要求其有所作為予以防範（所謂「警告性宣示」）等之效力類型⁶。

參、「重大明顯瑕疵」理論作為違憲審查基準之根據

前已述及，此一「重大明顯之瑕疵」審查基準，來自於行政法上行政處分效力問題之判斷基準，即如我國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一條所定，無效之行政處分，係指該條各款情況，其中

⁴ 釋字第419號理由書參照。

⁵ (419號理由書參照)

⁶ 419號解釋指出：「設置憲法法院掌理違憲審查之國家（如德國、奧地利等），其憲法法院從事規範審查之際，並非以合憲、違憲或有效、無效簡明二分法為裁判方式，另有與憲法不符但未宣告無效、違憲但在一定期間之後失效、尚屬合憲但告誡有關機關有轉變為違憲之虞，並要求其有所作為予以防範等不一而足。」

第七款規定，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無效。大法官將只具行政位階之行政處分無效之判斷基準，適用於憲法位階之審查根據，其法理依據為何？便值得探討。

一、我國我國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一條之立法理由

依行政程序法本條之立法例，主要係參考德國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四條⁷，其立法之理由說明指出：「按無效之行政處分任何人及任何機關原則上均自始、當然不受其拘束，故為確保行政機能有效運作，維護法之安定性並保障人民之信賴，行政處分之瑕疵須達特別重大，且依一般人合理之判斷甚為明顯而一目了然者，始為無效。至瑕疵是否臻重大且甚為明顯，適用上不免有所爭議。故為減輕法律適用上之困難，並提高法之安定性，特列舉六種行政處分無效之原因，以供遵循。凡行政處分具有本條第一款至第六款所列之瑕疵者，及原該瑕疵已臻重大且明顯之程度，均為無效。」⁸

二、德國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四條

德國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四條乃有關行政處分效力之規定。第一項規定行政處分具有重大明顯瑕疵者無效，此一重大明顯瑕疵即根據所謂明顯理論(Evidenztheorie)，用以區別行政處分效力之無效與得撤銷。亦即行政處分之瑕疵若已達重大(Schwere)明顯(Offenkundigkeit)之瑕疵時，行政處分無效。本項規定須與同條第二項與第三項一起觀察，第四十四條第二項乃六類行政處分之形式與內容方面具體之重大明顯瑕疵，第三項

⁷ 另亦參考奧地利行政程序法第六十八條第四項。

⁸ 法務部版行政程序法草案，八十三年四月，第一百十四條說明。

則只是得撤銷之情況，

（一）德國聯邦行政法院認為，行政程序法本條所謂之特別重大之瑕疵，指此種瑕疵於任何情況下都無法與法秩序相一致，因為它牴觸法秩序內含之憲法原則(Verfassungsprinzip)或法秩序內在之價值觀(Wertvorstellung)⁹。有認為瑕疵之程度依被侵害之價值、被違反法規範之法倫理上或社會觀念上之重要性以及違反之程度如何而定¹⁰。因此瑕疵是否重大與所違反之法規之位階無關，無論是憲法之違反或歐盟法令之違反均可能因瑕疵重大而無效¹¹。因此，如果違反法律上之強制規定或禁止規定，或相類似之規範或基本之法倫理與法邏輯上之原則（如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時均可能無效¹²。

至於明顯之瑕疵，於重大瑕疵之外同時須具有明顯性，係為考慮法安定性之利益以及個人信賴之利益¹³。所謂明顯性或明白性，指行政處分之重大瑕疵，對於一個無偏見、可信賴與理解之觀察者而言，直接地即可明白，亦即很自然地明瞭。行政處分之瑕疵必須到達一眼即可看出之程度¹⁴。對於違反之法規或法原則是否有認識並非前提要件，只要一個開放明理的國民不須經進一步調查或特別之法律上思考即可推出該行政處分不可能正當（合法）之結論即可¹⁵。因此所謂明顯，不必對於案件之情況不瞭解之「第三人」明顯¹⁶，只要瞭解詳細情況

⁹ NJW 1985, 2658.

¹⁰ Knack H.-J.,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Kommentar, 1998, § 44, 4.1.

¹¹ Kopp/Ramsauer, *VwVfG*, 7., Aufl., 2000, § 44, Rn. 8.

¹² Kopp/Ramsauer, *VwVfG*, 7., Aufl., 2000, § 44, Rn. 10.

¹³ BverwGE 84, 316 = NVwZ 1990, 668.

¹⁴ Vgl. Lüneburg DÖV.1986, 382.

¹⁵ Stelkens, NJW 1980, 2175.

¹⁶ 此點與我國行政程序法之立法理由指「一般人」稍有不同。

者，特別是當事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如公務員、土地所有權人）對於瑕疵直接可以瞭解即可。

（二）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無效概括條款規定之定位

本條第一項對於當然無效法律效果，以概括條款方式規範，受到許多批評¹⁷。但無可否認，概括條款規定之優點在於可補充本條第二項第三項積極類型與消極類型不足之特點。

關於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定位有兩說，甲說認為，第一項關於重大明顯瑕疵之規定，應屬從屬性質，亦即只有當行政處分之效力非屬第二項與第三項適用範圍時再探討是否屬第一項之適用對象¹⁸。相反地，當第二項或第三項之特別規定解釋上有疑義時，則應依第一項原則加以解釋。乙說主張，依照第二項之列舉絕對的當然無效之規定，並非特別規定，因為，對於非屬第一項適用範圍之案件，仍有第二項之適用。而第二項列舉情況之外的案件，對於第一項亦無妨害效果。關於當然無效，第一項與第二項包含相互獨立情況，而各自有無效的不同理由。而當兩項互相重疊時，一般而言，基於第二項之無效理由較為簡單之途徑。當第二項之要件成就時，並不影響第一項概括條款之適用¹⁹。

三、「重大明顯瑕疵」理論作為違憲審查基準之根據

大法官於前述諸號解釋中揭櫫重大明顯瑕疵（或明顯重大瑕疵）之審查基準，應屬妥當，因為此一審查基準雖來自行政法學上，但同時應可適用於憲法位階，因為：1. 不少憲法上

¹⁷ Stelkens/Bonk/Sachs,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Kommentar, 8. Aufl., 2014, § 44, Rn.97.

¹⁸ Kopp/Ramsauer, VwVfG, 7., Aufl., 2000, § 44, Rn. 7.

¹⁹ Stelkens/Bonk/Sachs,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Kommentar, 8. Aufl., 2014, § 44, Rn.99,100.

之重要原則，當初亦是從行政法學上之原則發展出來，如比例原則²⁰。正如前述德國聯邦行政法院認為，所謂特別重大瑕疵，指此種瑕疵於任何情況下都無法與法秩序相一致，因為它牴觸法秩序內含之憲法原則(Verfassungsprinzip)或法秩序內在之價值觀(Wertvorstellung)，故可提升作為違憲審查之基準。2. 從法治國角度，其重要原則之一為「排除國家機關恣意行為」之精神，包含立法機關，甚至修憲機關之憲法上行為，都可能成為審查對象。3. 且權力分立原則之權力相互區分與制衡²¹，可說是法治國之重要原則，而使用重大明顯之瑕疵理論，從法治國角度與權力均衡角度，均有適用之價值。

肆、「重大明顯瑕疵」理論作為違憲審查基準之發展

一、大法官關於重大明顯瑕疵之解釋

大法官首先於第342解釋闡釋何謂「重大與明顯」認為：「法律案之立法程序有不待調查事實即可認定為牴觸憲法，亦即有違反法律成立基本規定之明顯重大瑕疵者，則釋憲機關仍得宣告其為無效。惟其瑕疵是否已達足以影響法律成立之重大程度，如尚有爭議，並有待調查者，即非明顯。」而大法官解釋於第499解釋關於何謂重大與明顯，認為：「修改憲法亦係憲法上行為之一種，如有重大明顯瑕疵，即不生其應有之效力。所謂明顯，係指事實不待調查即可認定；所謂重大，就議

²⁰ 關於比例原則之適用，參考陳新民，〈論憲法人民基本權利的限制〉，收於氏著《憲法基本權利之基本理論（上）》，1996，頁181以下；許宗力，〈基本權利對國庫行為之限制〉，收於氏著《法與國家權力》，1994，頁1以下；蔡宗珍，〈公法上之比例原則初論——以德國法的發展為中心〉，《政大法學評論》，第62期，1999，75頁以下。

²¹ Vgl. K. Hesse, Grundzü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 Aufl. Rnr. 492 ff.

事程序而言，則指瑕疵之存在已喪失其程序之正當性，而違反修憲條文成立或效力之基本規範。」可說係大法官對於何謂「明顯重大之瑕疵」所作之權威解釋。而分析此兩號解釋，均對何謂明顯作了解釋，即所謂明顯，係指事實不待調查即可認定，如尚有爭議，並有待調查者，即非明顯。至於重大，則只有第499解釋關於所謂重大，就具體爭議之議事程序而言，指瑕疵之存在已喪失其程序之正當性，而違反修憲條文成立或效力之基本規範。換言之大法官只就「議事程序」瑕疵之重大下定義而已，並未論及其他瑕疵「重大」之一般情況。

二、重大明顯瑕疵之類型

前以述及，從釋字第342號解釋始至733號解釋為止分，大法官以重大明顯瑕疵作為審查基準者，共有六號解釋，可分成兩種類型觀察，一是「憲法中具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成立之基礎」型342號、419號、499號及520號²²，二是「涉及基本權利本質內容之限制」型，此一類型之審查，須同時合乎無重大明顯瑕疵，與合乎比例原則之要求，因為其必須審查對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已涉及本質內容而逾越必要程度，如618號及712(本號解釋)。詳言之，第一類型之釋字第342號解釋，乃關於國安三法立法的程序有無違憲，大法官認為此種立法程序除非有重大明顯瑕疵，否則，釋憲機關原則上要予以尊重；釋字第419號解釋關於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的爭議，這兩種職務是否相容？憲法並未禁止，亦未准許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大法官認為這是憲法上機關的行為；釋字第499號解釋涉

²² 係間接使用重大明顯瑕疵用語。

及修憲機關透過修憲程序來延長法定任期，有無違憲？大法官在解釋理由書採「明顯重大瑕疵」之用語；釋字第520號解釋涉及核四預算停止執行爭議，解釋理由書也談到重大明顯瑕疵的理論。至於第二類型，釋字第618號解釋關於限制大陸地區人民擔任公務人員，則是涉及兩岸關係條例的特別規定，大法官認為相關規定無明顯而重大之瑕疵，難謂違反憲法第23條規定之比例原則；釋字第712號解釋（102年公布）則是涉及限制台灣地區人民收養大陸地區人民為養子女之規定，屬兩岸關係條例的特別規定，大法官認為相關規定雖無明顯而重大之瑕疵，但仍違反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

三、重大明顯瑕疵審查基準聯結因瑕疵程度不同，而產生不同效力

前揭六號解釋，共通特點為以重大明顯瑕疵為違憲審查基準，因有無瑕疵，以及因瑕疵程度不同，而產生不同之效力。詳言之，342號解釋認為立法機關之立法過程，在程序上未達「明顯重大瑕疵」，因此釋憲機關不應介入，亦即合憲；419號解釋認為，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憲法並無禁止之明文規定，又未違反權力分立原則，從兩種職務性質而論，復無顯然不能相容或有利益衝突之處，而此一兼任問題，各方仍有仁智之見，則其兼任尚難認為瑕疵重大而明顯，已達顯然違憲程度。換言之，不具重大明顯之瑕疵，但又指出，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與憲法設置副總統及行政院院長職位分由不同之人擔任之本旨未盡相符。」因此，即使未以「重大明顯瑕疵」為由宣示為違憲無效，仍可能依情況如大法官所舉之「與憲法不符但未宣告無效」；

499號解釋，針對國民大會修憲之程序，大法官認為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因此其行為違憲無效；

520號解釋關於行政院對於核四預算不執行，雖未明示使用「重大明顯之瑕疵」之基準，但從其將預算執行區分成三類，其中第一類即「維持法定機關正常運作及其執行法定職務之經費」構成違法，而本案爭執之核四預算執行雖執行過程瑕疵，卻是屬可以補行之程序者云云文字，採取的似為「警告性宣示」。

618號解釋則認為，兩岸關係條例系爭規定，尚無明顯而重大之瑕疵，難謂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

712號之本解釋，則認為雖無重大明顯瑕疵，但仍未通過比例原則之審查而違憲無效。

四、作為違憲審查基準之重大明顯瑕疵理論之定位

按德國行政程序法第44條規範之構造與我國行政程序法第111條不同。德國該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類似我國行政程序法第111條規定。其第44條第一項規定，行政處分有特別重大之瑕疵，依其一切足以斟酌之情形，加以合理判斷，可認為公然者，無效；又同第二項規定，不論前項規定之要件是否存在，行政處分於下列情形時無效---。其下並列舉六項行政處分當然無效之規定，包含書面行政處分未表明官署，行政處分應給予證書始能成立而未給予者、無管轄權而為行政處分、行政處分不能實行者、行政處分所要求行為構成刑罰要件、以及行政處分違反善良風俗者²³。此六項積極規定無效之條文與我

²³ 關於本條文之中文翻譯，參考翁岳生，西德一九七六年行政手續法，收於行政法與現代法治國家，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叢書（二），1987年，六版，頁276以下。

國行政程序法第111條前六款相當，所不同者我國將概括條款「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規定在同條第七項，於德國法規定於上揭條文第一項單獨規定不同。我國「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之概括規定，其定位上應為從屬規定。在我國司法院於違憲審查，解釋重大明顯瑕疵理論時，亦可同樣適用，換言之，當國家機關行為牴觸憲法明文規定時，則依各該憲法條文為審查基準，而不須用重大明顯瑕疵理論為審查基準，即各該憲法條文之重大明顯違反，固包括於意涵較廣之重大明顯瑕疵概念中，但只有當未有明確之憲法條文牴觸但卻顯然違反法治國之憲法一般原則、憲法之價值秩序與社會一般觀念時，則依情況可援用重大明顯瑕疵基準，因此定位為從屬性格，亦即，重大明顯瑕疵之定性，因屬最嚴格之審查基準，故應屬「從屬」性質，即若以其他基準檢驗為違憲時，則不必使用重大明顯瑕疵之基準。前述第一類型，其常適用於補充性之地位，亦即419號解釋所述：「判斷憲法上行為之瑕疵是否已達違憲程度，在欠缺憲法明文規定可為依據之情形時，亦有上述瑕疵標準之適用（參照本院釋字第三四二號解釋）。」

五、重大明顯瑕疵之適用與比例原則

前述第二類型，即使無重大明顯瑕疵，但仍應受比例原則之審查。是以712號解釋理由書指出，「鑒於兩岸關係事務，涉及政治、經濟與社會等諸多因素之考量與判斷，對於代表多元民意即掌握充分資訊之立法機關就此所為之決定，如非具有明顯重大之瑕疵，職司法律違憲審查之釋憲機關固宜予以尊重（本院釋字第六一八號解釋參照）。惟對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大陸地區人民自由之限制，仍應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要

求。」相對地，釋字第618號解釋指出，

「至於何種公務人員之何種職務於兩岸關係事務中，足以影響臺灣地區安全、民眾福祉暨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釋憲機關對於立法機關就此所為之決定，宜予以尊重，系爭法律就此未作區分而予以不同之限制，尚無明顯而重大之瑕疵，難謂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此乃呼應419號解釋之「所謂重大係指違背憲法之基本原則，諸如國民主權、權力分立、地方自治團體之制度保障，或對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已涉及本質內容而逾越必要程度等而言；所謂明顯係指從任何角度觀察皆無疑義或並無有意義之爭論存在」之意旨。

六、重大明顯瑕疵理論用於違憲審查之評述

1. 重大明顯瑕疵理論本身，即設定大法官對於國家機關之憲法上行為之瑕疵，其違憲審查權之類型(範圍)與界限，換言之，若相關案件（即本文所述第一類型案例）未達重大明顯瑕疵程度，則大法官並不宣示其違憲；若有瑕疵，而瑕疵未達重大明顯時，則因瑕疵程度不同而以「與憲法不符但未宣告無效」、「違憲但在一定期間之後失效」、尚屬合憲但告誡有關機關有轉變為違憲之虞，並要求其有所作為予以防範（所謂「警告性宣示」）等方式為之。
2. 大法官一開始運用重大明顯瑕疵理論，主要用於政治性高者(如前述第一類型之「憲法中具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成立之基礎」，如釋字第342號、419號、499號及520號解釋)，即立法機關之立法行為、總統提名副總統與行政院長之權限行使、對行政院重大政策變更程序與對國民大會修憲行為之審查，尤其集中於國家機關憲法上行為

中之程序瑕疵行為。其後之用於兩岸關係條例則屬「涉及基本權利本質內容之限制」型，即618號與712號解釋。第二類型之審查須同時受比例原則之審查。大法官運用重大明顯瑕疵理論作為違憲審查基準，原先適用於國家機關憲法上行為之程序瑕疵方面，後來之618號、712號解釋，則適用於立法行為之實體瑕疵方面。

3. 值得注意者為，釋字第499號解釋，將重大明顯瑕疵理論亦適用於對修憲機關之修憲行為，即大法官以「依憲法修改程序制定或修正憲法增修條文須符合公開透明原則，——俾副全國國民之合理期待與信賴。」為據，認為國民大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通過系爭憲法增修條文，乃具有重大明顯瑕疵，不生其應有之效力。此為外國較少見之例子。
4. 釋字第342號、419號、520號等三號解釋，均有政治上之少數，企圖於國會之外另闢第二戰場，將大法官捲入論爭，以求翻案之跡象²⁴，大法官依重大明顯瑕疵理論，謹守違憲審查權之範圍與界限，更具重大意義。
5. 重大明顯瑕疵理論作為違憲審查基準，與美、德、日等國之明白性理論不同，卻對於我國憲政爭議能適時妥切地解決(例如342號、419號、499號及520號解釋)，堪稱本土發展出來之違憲審查基準，值得肯定。
6. 大法官於419號與520號解釋所用之「與憲法不符但未宣告

²⁴ 342號解釋，如果少數黨派有把握於國會獲得多數支持，則再依程序翻案即可。419號解釋於總統選舉或立法院行使同意權（當時）時透過民主程序儘可加以封殺。520號解釋則又有少數政府欲避開國會監督之企圖。大法官即使不介入，政治上自然會解決（即使演變成罷免總統），否則如520號解釋，似乎核四建或不建影響我國能源政策與經濟發展，其成敗要由大法官承擔，似乎對大法官過度期待。

無效」、「警告性宣示」，究竟其效力如何？各方解讀有極大之歧異，有主張將此種方式廢止者，本文則肯定此二效力類型之存在，而大法官仍須繼續致力於對未達重大明顯之瑕疵行為，如何「視瑕疵之具體態樣，分別定其法律上效果。」類型化或提出一些標準。

肆、結語

本人前曾指出：「大法官基於法治國原則於多號解釋所發展出來之重大明顯瑕疵理論，尤其適用於499號解釋特別值得肯定（儘管學界亦有不少批評者），因為在實務上各國最高釋憲機關處理類似案例極少²⁵，大法官能參考之外國法理實務不多，尤其所運用重大明顯瑕疵理論，已超越美、日、德等國明白性理論之審查對象，所用之審查基準亦不完全相同，堪稱本土發展出來之違憲審查理論，尤其在當時政治環境下能作成尤屬不易²⁶。」²⁷我國大法官自民國三十七年行使釋憲職權，至今已累積相當經驗，並漸漸地走出自己一條路，重大明顯瑕疵理論即是其中一例，吾人在評論之餘，亦當給予肯定。

²⁵ 雖然如此，但本號解釋理由書中仍收集到德國(BverfGE 30, 1(1970))、義大利(sent. N.1146/1988)及土耳其(1971年6月7日No.13855及1972年7月2日No.14233)之憲法院判決，相當難得。

²⁶ 筆者記得針對499號解釋大法官所召開之審查庭中，某政黨黨團劉姓召集人意氣風發地陳述道，國大延任案乃是憲政改革工程之過渡手段，因為牽涉到極困難和複雜之憲政問題，豈是五年、十年就能解決，為了憲改之神聖目標不得不採取延任方式，而且設計上國大名額將會減少，所以他們也有所「犧牲」，絕非「自肥」云云。等499號解釋出來，該召集人則對大法官出言不遜，引起一陣軒然。499號解釋出爐前後，都有國大威脅將透過修憲，廢止大法官制度。本號解釋作出後，國大惱羞成怒，自行修憲虛級化，權限多數移轉至立法院，並取消非法官轉任大法官者之優遇制度。由此段歷史，可看出大法官審理類此案件所遭遇之壓力。但亦顯示，改革問題，常出在改革者自己本身，而非外在環境，只要拋開一己（個人、集團、政黨）之私，一念之間即可達成（而非之前號稱需幾十年）。

²⁷ 陳春生，〈從法治國角度析論大法官解釋中「重大明顯瑕疵」審查基準之運用〉，收於《論法治國之權利保護與違憲審查》，新學林，2007年，頁540。